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八

永嘉王叔杲陽德著

雜著

築永昌堡始末



嘉靖壬子癸丑間寇突起海上初登瑞安東山
焚劫遂趨黃巖甲寅乙卯大亂吳浙間吾鄉每
春夏報警無虛日我季父仁山公倡義練習鄉
兵會從弟東華以廣東兵備謝歸益從史其事
白於道府遂號召各鄉衆至千餘人是時軍門

初設官府並不治兵惟募閩中兵船駐劄要隘各鄉倚吾家鄉兵爲重丙辰秋寇自寧台間遁走楠溪至千石取船渡江約有百餘人多半俱閩人遇兵船皆拱手而過至蒲洲值潮長遂舍舟登岸過茅竹額燒海山鍾秀坊遠近震駭捕一鄉人詰之曰我欲往梅頭取船下海聞二都王家有鄉兵若干人此去經二都否鄉人給之曰此必由之路王家父子兵二千餘人正在練習寇懼遂趨龍灣時吾鄉倉卒聞報仁山公然

夜號召無一人至者至次日午後始稍稍來集寇將謀趨我鄉而吾兵已會半路要擊我衆彼寡時生擒數十皆閩人也寇連夜遁去事聞道府甚喜具申軍門大行犒賞鄉人率衆爲賀遂倚吾鄉爲長城余獨憂之曰此幸而成功也使寇當時不爲鄉人所紿徑趨吾鄉家屬不盡爲虜乎且我衆彼寡故一擊卽遁耳愚以爲欲保聚鄉族必須相地築一城以護其室廬然後練習鄉兵進則可戰退則可守方爲萬全之策衆

皆以余迂且怯獨景暘姪偉其說及戊午歲海上競傳寇將大舉欲先破我家鄉兵然後進圍郡城余請季父入城懇告曰人傳今歲寇以萬計欲甘心於我我鄉兵勢不可復增且烏合之徒安能以寡敵衆矧叔父年逾七十何可復事軍旅願亟移家入城季父曰吾族居英橋五百餘年矣鄉族以我故堅守其故土我若入城自爲計則得矣其如宗族祠墓何余曰智者當度勢而量力哲人宜知幾以保身果向年請築堡

咸以爲迂今安能以垂老之軀屏翰一方哉竟不聽四月初四日相傳有寇船泊海山季父與東華弟揚兵梅頭以威之寇船乘風潮猝至衆奔潰季父遂遇害東華潛往前岡山得一小舟他匿時長公西華以兵部主事奉差東歸與余星馳至祖居時聲勢甚急乃扶柩回家屬避居茅竹墳菴未幾賊進圍郡城余兄弟俱在茅竹乃私厝靈柩于墓側攜家眷夜奔避山中時遍地皆寇兼以鄉人導之深山窮谷無所不到余

與長公逃匿各山七八日至仙巖時族衆俱避
寇海安所東華弟與表兵備張叅將在寧村猶
欲率敗殘鄉兵進解郡城之圍至金嶽遇伏寇
戰敗亦竟被害時族衆在海安者不知余兩人
去向尋至巖菴邀余入海安城時海安城甚危
急且低陋難守所中官軍亦無固志余旣間行
至所城乃編次避寇居民分畫四隅巡守寇數
突至用藥弩射殺數人遂不敢犯族衆知城守
之安益悔不早聽築堡之議五月望前寇稍退

余乘夜駕小舟至郡城及入鄉族衆日來請決
築堡之議初議前臨下洋大河後盡上葉浹計
費萬餘金余兩人各出銀二千其餘就城內田
地并人口加派以足經費後衆議恐城空闊難
守前面又妨橫塘橋舊居遂退入三十餘丈後
面亦恐太空減去二十餘丈及將欲起工前銀
一時俱無措余旣許輟會試之行身任其事乃
先捐金二千長公北上請乞鹽院處助亦共滿
二千之數時族屬當殘破之後所科派田地銀

兩皆不能辦願以其地求售者甚衆余旣欲成
大事不得不勉從之十月收割後雖勉強起工
然衆口紛紛皆謂事必難成余業許力任其事
不得復顧惜凡扞定城址估計工料分給資費
皆余以身任之畫城爲十八號每號五十丈擇
族之稍能事者督之余獨總其成至己未春事
稍集所築城高未踰丈四月寇又突至一方居
民盡逃竄時余在郡城遠近爭傳堡中所遺房
屋燒燬已盡衆口嗷嗷余日夜不自安及寇退

堡中絕無事蓋賊恐城中有伏皆遠望不敢輕
入也於是衆志益堅工作愈奮至己未冬而城

完設水陸城門各四

詳在築堡記畧

共費七千餘金強

半皆余所輸也庚申三月醮城設慶成宴甫畢
寇又適至遠近居民皆奔堡中無不歡欣鼓舞
而防守之法已漸備咸恃以無恐辛酉夏寇又
泊城居民趨避者愈衆余調度防守凡半月寇
野無所掠遂潛引去時有忌者過杭流謗巡鹽
表御史中其說遣各府推官四人按查知其事

曾經題請又不費官錢不勞民力其謫遂解及
七月海上異風作凡沿海城垣城堞樓櫓掠倒
殆盡余督衆勉事修葺又費八百餘金顧余以
一人總工作之繁當變故之集其勞苦萬狀至
今思之猶爲寒心今居是堡者但知安享其成
豈知當時之苦心哉城旣完適值從子蘊膺鄉
薦旣塞謫口且慰羣情明年余登進士咸以爲
慶云

初未築城時余詳視此方形勢當坐山面海方
爲正局嘉靖壬寅先公欲建大宗祠余主議坐
西向東其規模已畧定及扞城余決意東向而
族衆猶紛紛阻撓初自英家橋至廟橋雖爲一
方通行之路然闊止四尺餘上河兩岸侵塞闊
不盈丈僅容一舟且沿路皆坑厠夏月行人皆
掩鼻而過余旣主議向東當先闢南北通衢適
倭寇將沿河房屋俱燒去時族衆亦以余旣獨
任築城之役俱聽調度不復阻撓余照依時價
每用去地一分給價三兩大興工開浚河道河

闊以四丈爲準階以一丈五尺爲準坑百餘口
每口給銀五錢其所費又不下千金後人但知
河道街衢開闊而不知當時開拓勞費之艱如
此也并附及之

沿海事宜

溫郡沿海一帶自平陽金鄉抵樂清蒲岐延亘
三百餘里其間多係淺塗潮到卽退難以泊船
其地皆泥淖不便登岸惟傍海之山插入江中
其下水深卽巨艦可泊寇亦易於登劫沙堤爲

閩浙之交鎮下門實爲要隘然山之入海者僅
有數處當時設金鄉衛及在內地偵探稍遠以
故近年擬於兩處仍設兵防然往年倭寇並未
嘗由此亦非甚要隘也瑞安則東山去縣治甚
近嘉靖壬子倭寇登劫起於此處今已設有兵
船永瑞交界之間曰梅頭此山當海潮之衝其
旁有海口往年倭寇每每由此登岸 國初立
海安所專爲防此要隘顧相去十餘里及聞警
調兵攔截寇已長驅內地矣今設有後營兵一

枝背山立營居民築堡自固此處有一海口長
百餘丈塞去海口防守更易前任蔣知縣已有
成議而居民以捕魚泊船小利竟阻大計梅頭
以此爲界寧村馬道其上爲龍灣山然已稍入
內地從來未嘗入寇由寧村渡江爲樂清黃華
山爲石馬壘爲白沙嶺爲蒲岐山此數處皆爲
要隘然俱設有水陸官兵要在整搦督察無容
虛冒汛時戒嚴防守仍不必更議添設矣其他
海上要隘俱有兵船防汛時諸將督兵船駐泊
海山出洋哨探先聲遠播倭寇落膽矣可保無
他虞也

水利事宜

甌郡環海阻山其地西南稍高而東北漸下諸
山谿發源西南經絡原野間而注於東北沿江
一帶故於要隘處設陡門以時蓄洩築塘埭以
捍羨盈去郡城二十餘里曰蒲洲其地外江內
河甃石爲塘名曰長埭延亘十里許高厚不踰
數丈僅僅若衣帶外禦江潮內蓄河水以資田

禾灌溉舟楫往來蓋永瑞二邑地方所利賴者
每十數年不免一潰潰則江湖內入河水立涸
阻津涉而害禾稼大爲民病自隆慶二年迄今
河水靡歲不滄埭靡歲不決雖賴賢有司亟加
修築然已不堪勞費訪求其故一則北山之路
增高爲梗一則陡門之底積淤爲障緣北山之
西里名鮑洲地勢洿下爲水勢奔會處水驟漲
輒由此灌溢入江而沿江故有徑路一帶遇水
發則行者病涉歷歲居民培土壅沙漸高至數
尺自是一值水潦輒爲攔障遂滙而東衝激長
埭埭故數壞此其害一也又陡門原有平字水
則刻於洲橋設老人視以啓閉每處編圩夫供
其役後漸裁去歷歲滋久失於疏濬陡門底下
漸積污泥水失其就下之勢因而汎濫滄沒此
其害二也夫水之行地中猶血氣之週流於一
身順之則體平壅之則疾作今每歲修築塘埭
費以不貲僅足防膚表之患而不疏其淤塞則
腹心之病固在也今莫若夷鮑洲徑路濬陡門

積淤查復舊役視水則以時啓閉即可永無患矣

一查復陡門舊規舊時各陡門俱於均徭內編夫六名以時啓閉又於地方擇有身家者一人爲圩長以督之大洲橋柱刻有平字水則水過則則啓板不及則則下板僉一老人專管水則以報水利官水利官遣牌令圩長督夫啓閉後來因裁冗費編夫盡行革去水則亦不復視而圩長皆棍徒謀充時常放水以便罾魚又於陡門下底設死板以致淤泥漸漲今陡門數里之內河身反高內河阻水就下之勢今宜盡掣去死板乘秋冬水涸將近陡門數里河道開濬深闊以便去水仍查復舊規以時啓閉不宜以少費而妨大計也

一查埭湫舊設埭湫俱分布長埭之中今因民居稠密恐水勢衝激私行堵塞又埭湫年久出水處砌石欠堅懼有蟻穴之潰所當查復重爲修治仍於地方僉一有身家人管理庶

不致堙塞也

一修減水閘往年因水勢暴漲曾議設減水閘四五路在新建地方但當時不視水則閘口過高水已滄田而猶未嘗出閘口今宜以低田爲則改下數尺必須裏外砌石堅固以防衝激上設一石板以便行人蓋水勢旣分長埭永無奔潰之患卽少費亦不足恤也

一查鮑洲路道鮑洲地形甚低爲衆水下海趨會之處但土人不便往來時嘗修築又利於外漲塗田宜悉濬去蓋水勢就下外高數寸則十里之上高數尺矣誠不可不時行查驗也

永昌堡地圖說

溫之龍自栝西駛至海而盡爲永嘉場其支分於北爲郡城分於南爲瑞安永嘉場雖僻在海隅實中出之幹也北爲甌江南爲飛雲江兩江夾龍東滙於海而島嶼環列來龍疊嶂從西南降勢悉爲石岡散氣鋪陽而聚於二三都之間

又適當海之弓故溫之顯仕巨室多產茲土先是居者皆狃於南向愚謂右山左海上壓下空雖稍近內水非正局也余既倡築堡之議乃宅中向東坐山面海天馬在南黃石在北大海帶環內河四繞雖蕞爾之區而一郡山水總攬殆盡

溫州衛所及海防官制說

溫州三衛九所溫州衛在府城與府並建設衛所官軍若干員名專一防守城池磐石衛在江北寧村蒲岐新城諸所隸之金鄉衛在江南瀟門壯士沙園諸所隸之海安瑞安平陽三所則隸溫州衛我國家肇建之初遣信國公湯和按行海上經畧沿海各處要隘設立防禦一時無暇詳審多於民居稍屯集之處原非要隘築爲城池設立官軍分管水路陸路巡哨等項民間田地起科徵稅歲供官軍月糧承平日久悉爲虛文官軍坐食民脂漫不知何所事事及嘉靖甲寅乙卯歲倭寇突起海上官兵一無所用

沿海衛所城池相去要隘頗遠一時號召不前於是再議募兵詳酌要隘去處設立寨柵防守又於民間田上科派練兵銀兩以給兵餉視官兵月糧不啻陪之而督兵諸將又選民間稍知兵事者充爲名色把總世官指揮千百戶等閒一選用迄今四十餘年海上不免時有警報募兵旣不敢輕議遽撤而衛所官兵盡爲虛設此誠東南之大弊也又當時初設官軍行伍悉充而民間所徵糧額算足共給

而民間糧額猶然不減悉爲奸胥侵漁近始議查追餘糧以充運軍之需然實非法紀也

溫處兩府嘉靖以前止設欽依守備一員駐劄處州專爲防礦溫州海上止設委總一員惟海上諸衛所隸之甲寅乙卯歲倭起乃移處州守備爲欽總於磐石黃花等處駐劄又以南北兩海口相去三百餘里照應不及仍添設委總一員南北分管嘉靖戊午倭勢滋橫兵道難以獨肩始建議設叅將一員駐劄磐石衛與兵道表

裏相照應欽總移駐瑞安以控制南港金鄉等處其南北要隘如黃花蒲岐石馬梅頭飛雲鎮下門等處俱設名色把總帶領水陸官兵防汛大約每一處不分水陸俱設兵五百名此皆以募兵充之也

元城書院延師移文

竊惟學校爲賢士所關而師儒係聖化之本故文翁治蜀郡首建學宮而安定教蘇湖齋名治事誠欲先時以儲蓄乃可應期以效用也本府

勢臨河北地列畿南雖瞻依日月之光非無名世以需家國之用而牽泥見聞之陋每微實學以成博大之材且學舍荒頽生儒苦於卽次而橋門堙圯小大何以從觀士氣所以不伸人文因而未振本職深惟廢墜之懼竊爲改作之圖新廟廡以妥聖賢之神靈飭堂齋以便師生之居肄仍舊規而稍加開拓革故陋而咸與維新足以壯一郡之雄瞻來諸生之類聚矣但學以立教爲本而教必得師乃成苟非師嚴而道尊

安望功崇而業進照得長垣縣儒學署教諭事
吳欽早掇巍科夙馳士望德行守先王之道規
圓矩方文章挽後進之衰家傳人誦似茲出類
豪傑雖海內亦不常逢今者握印儒宮在河朔
實爲多幸且本府尚遺忠定芳聲舊有元城書
院齋垣如故寬敞可容合無禮聘本官延居師
席合郡中之年資可進者而羣業其中取屬邑
之志向可嘉者而皆與其進萃一堂而兩化雖
未必泝流於洙泗之源偕多士以雲從或可嗣
響於白鹿之洞學校修而人文振佇看麟鳳翺
翔師道立而善人多會見蛟龍變化可以上贊
文明之治仰成樂育之懷矣

詳刻大名府賦役總冊

照得本府所屬十一州縣地畝人丁各有定數
應編賦役亦有成規但沿革定於隨時而輕重
無據編派仍於往日而劑量失宜且案牘浩繁
官吏數易以故積書得以爲奸而所司莫能究
詰甚或留餘丁以便饗養之輩行私派而邀節

省之名上下相蒙因循成習官既墮其欺而民重受其困矣本府竊念民瘼細究弊端輒欲編輯成書以便稽考乃吊取各州縣賦役款目量其繁簡之異酌爲增損之宜固欲務於樽節以舒民力然亦不敢過於裁減以病所司凡出於國用之所必需民力之所必供者盡數編派分爲四項類成總冊先之以稅糧次之以馬政又次之以均徭又次之以里甲雖不係丁糧攤派者亦并附焉括之凡例以揭其要申之禁令以峻其防列之前件以詳其故有府總以備各州縣之分派有散冊以載各州縣之實徵刊刻成書永爲規則使民皆家喻而戶曉官可一覽而周知如有額外加徵乃仍前私派等項查出俱以贓論庶催科有定額而可以革吏書之奸輸納有常規而可以蘇民力之困矣

稅糧

夫則壤成賦者王政之經也大名之屬十有一其地饒瘠相半賦亦稍有等差邇年漳衛汎漲

變更靡常已非昔日之舊舊額夏秋稅糧一十四萬七千有奇馬草一百八十六萬九千有奇其折解徵銀屢有加損自三十二年以迄於今加徵銀至一萬一千三十兩有奇今總爲銀二十二萬矣每歲計部坐派倉口靡常總其數下之府府下之州州下之縣縣下之細民細民之不敢質之於邑猶邑之不敢質之於府府之不敢質之於計部也胥徒里役因緣爲奸雖善計者莫能稽其弊而況以數易之長吏田野之愚民曷從而考其故乎是故刊定賦總巨細悉載庶展卷在目而家喻戶曉矣

馬政

國初驗地分養種馬孳駒俵解其法至良後因問寺題請馬有定式而所孳駒多不堪俵解遂變而徵銀本色每匹三十兩折色每匹二十四兩本色旣非本地所產馬販趨利遠來乘機勒價馬戶甚苦之近雖立法當堂驗馬定價稍除高勒之弊然馬戶俵解中途喂養之艱交納支

費之累間有驗退另買倒死賠償每每有至破
產者故近畿之民最苦此役職嘗至邊關見寄
養之馬旣非牝驃而委之邊軍砂礫之墟苦寒
之地風土不宜水草不服不過歲餘悉以倒死
故議者往往以折色爲公私兩利或地方稍值
荒歉則就中調停三七四六均派然種馬以減
半則本折自當因之而議者猶未及邇來邊徼
寧晏通徵折色此方之困庶幾其稍甦矣

均徭

上供之需力役之征祭祀之式公家之所不可
廢也此均徭所由肇矣夫所謂均徭者以均其
徭役也而銀差力差輕重殊異何以示均大名
均徭爲一條編之法每三年一審固以消長靡
常隨時伸縮銀差槩編之齊民力差量派之富
室似亦得通變之術矣然審編定則陞擦加詳
固已較然有等乃銀差止正數而力差顧有二
倍三倍以至四倍者不幾於偏重乎故議力差
亦量加編正銀爲一倍之法更定審編酌處之

規嚴餘丁私派之禁庶小民樂於從輕而富民
不至於重累矣

里甲

古稱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今之稅徵於地
徭起於丁民之上供備矣而復有所謂里甲丁
糧者公費之不足又從而益之此丁糧之所由
起固均徭之別名也然均徭三年一審槩邑通
編里甲十年一輪十甲第及通編者雖輕而患
於頻第及者雖疎而苦於重苟不詳其節目嚴

其科條脫或有橫征之吏何以禦之前院刊詳
丁糧事宜列爲額支待支雜支三項其慮至周
而其法良亦備矣獨於役支夫馬則未之及大
名素稱僻郡無驛遞之設邇來趙晉齊秦之轍
悉徑於此焉而幾成孔道矣故屬邑夫馬之費
居丁糧十之八裁之則供應乏增之則民力疲
近奉撫院酌議就中調停俾輳集有需佔濫悉
屏視昔較省然槩之皆非惟正之供也嗟乎公
家之取於民者已葺不至矣長民者遵其成式

猶思有以裁之若復爲額外之徵是豈復有人心者哉

議豁大名府一州十縣馬地餘銀

看得大名府所屬開州并元城等十縣洪武年間原額地土俱止照畝徵糧永樂初年始以人丁養馬弘治八年因人丁養馬貧富不均蒙本府李某奏奉 欽依改爲論地養馬兒馬一匹定地五十畝騾馬一匹定地一百畝將原額地畝一半養馬免糧一半徵糧免馬彼時原無坐

落條段分爲二處可以丈勘後因百畝五十畝之入不足以供養馬解俵之用至弘治十二年據南樂縣申蒙巡按張御史詳允將各州縣折半養馬餘剩地畝不論沙灘瘠薄盡數幫貼養馬於是民困少蘇正德年間流賊生發調征缺馬彼時撫按倉皇無奏議將前項幫貼養馬地土每畝徵銀三分買馬騎征止爲一時權宜之計而餘地征銀之禍始自茲起正德十六年詔順德府內丘縣民吳聰奏行巡按李將該府餘

地查勘明白奏請除豁而大名府獨未蠲免嘉
靖元年奉例丈地均稅糧馬通融一槩起料則
徵糧之地無不養馬養馬之地無不徵糧原無
餘地遺在民間別坵另段爲空閒之土可以計
畝而徵銀者也雖節奉行催未有分釐派徵至
嘉靖十六年蒙兵部題委太僕寺孫寺丞親詣
本府丈勘前地本官明知原無額定條段可以
丈量亦知通融養馬徵糧但以原係本寺錢糧
不肯除豁止照百畝五十畝之外俱作餘地虛

作文量名色造冊回報以致部寺信爲真有餘
地丈量是實餘銀未蒙除免迄今猶爲逋負行
催嘉靖十七年該廣平府曲周等縣民常寶等
奏行太僕寺委江寺丞將該府餘地勘明回報
至今停免今蒙委會同覆勘得本府所屬原額
地畝凡尺土寸坵俱經委官丈量明白通融起
科一例養馬徵糧分外再無毫釐餘地其加派
前項養馬餘地銀兩委出額外況順廣二府已
將前銀辯豁獨本府未蒙蠲除合無轉達題

請除豁

種馬餘地之說種禍於地方舊矣往年鄧西張公謙曾申白兩院具題而本兵未經題覆乃刊詳其始末一冊今又越二十餘年矣部寺之牒屢下計所徵不下數十萬郡縣雖無以應之萬一一旦橫徵魏民卽椎髓莫能供也今歲撫院慄菴宋公巡院念山羅公旣允監司勘牒業已許具題某於故牒中檢張公舊冊申請適大冢宰虞坡楊翁召掌大司馬

某迎謁邯鄲道上持張所刊冊呈覽翁亟荅云此地方公事我當促撫院會題疏至卽爲具覆翁至部未踰月已奉旨悉免徵矣夫斯害之在兩郡自正德以迄于今司民牧者未嘗不汲汲焉圖之然雖難於兩院之允題而尤難於本兵之具覆今撫按慨然允行而虞翁又適逢其會數十年禍本一旦遽拔甚矣三翁之有大造於魏人也然虞翁之所造福海內者又豈止魏人已哉恐案久遺滅因

取前疏刻之漫附數語如左

詳刻大名府保甲鄉約

照得保甲鄉約所以弭盜化民實相表裏不可偏廢者也立保甲而不行鄉約有司固無以爲倡率之機行鄉約而不遵家禮小民亦無以爲持循之具邇來保甲雖已申飭而鄉約向未舉行至於家禮尤此方缺然而未講者大名卽古衛國乃先聖過化之區賢哲代產之地顧時移世遠地變風漓民性椎樸雖存而俗習悖淫益甚蓋緣淪胥于亂華之後漸漬于習染之深賢者安於故常不肖者樂于恣縱以故敗常亂俗悖禮傷化之事恬不爲怪職嘗謂盜賊之未屏跡固可惡而民心之久陷溺尤可憫故旣立保甲以厲其禁而又立鄉約以防其情申明家禮以祛其陋刊刻成書頒布州縣務令着實舉行雖未必挽回淳古之風或可少變冥頑之習僭以所刻二書上呈台覽更乞憲語叮嚀嚴加申飭庶得速於郵傳而風行於草偃矣

鄉約告示

大名府爲申明鄉約以敦風化事照得彰善癉惡必先于教而化民成俗恒始于鄉所以古有鄉約之設誠以上之人不能家喻戶曉而令鄉之人互相勸諭所以化愚民廣德意法莫善焉者也但倡導者無真心而奉行者無實意或虛應故事勞而無功或振刷一時久而廢玩以故每視爲靡文而迄無成效也本府受命來守是邦觀風問俗雖存樸茂質直之遺猶多暴悍頑悖之習思所以易俗移風舍鄉約不可也乃刊刻成書頒行州縣先以事宜數條繼演諭六款載律法使民知懲列報應示民知勸至於俗習移人漸漬罔覺故揭獎禁於鄉約之終雖條約說文大都襲舊而刪繁就簡期在必行爾諸屬其體念此心着實脩舉爾士民其查照原約着實遵行毋口應而心違毋始勤而終怠其所刊家禮要節須請宦族士人之家率先以爲民倡庶可以挽冥頑之俗成仁讓之風而於

國家設官爲民之意或報稱於萬一云耳凡我同事其共成之故論

社倉事宜

直隸大名府爲設社倉以備荒歉事照得積貯爲生民大命救荒乃王政所先苟非預備于平時何以濟變於歉歲北郡多不事積貯本府于鄉約禁令多方勸諭而富民卒鮮有從者乃令各州縣村鎮多勅社倉刷本府之罪贖積徵收之羨餘蠲大戶之差役悉令輸穀行之三年民力旣舒而所積穀至十餘萬不幸而遇歉年度幾獲濟萬一其積貯發賑事宜相應開列以便遵守

詳擬江南海防事宜

計二十一條

一看得江南海防事體重大當嘉靖三十二年倭寇生發倣擾內地選將練兵歲費糧餉百數十萬兩久乃底定猶且養兵徵餉戒嚴如故自議革兵減餉以來每年兵船裁縮姑存故事經費踈畧兵威積弱以致言官論列

廟堂軫念今將兵馬錢糧通行酌議所有各項事理若不備列條規頒布守令將領共相遵照非所以處職守而明畫一也

一江南海防自有倭患以來設將屯兵造船徵餉經今二十餘年顧兵額之分布增減隨時而糧餉之徵給盈縮靡定卽今海警雖幸暫寧而島夷猶懷窺伺飭武備以固海防稽軍實以節民力誠不可一日弛者今閱視沿海一帶細察鎮堡隘塞之險夷以定兵防之緩

急隨覈戰艦器械之堅瑕以辯節年之利弊水兵則分臨汛畢汛以劑量其等差陸兵則定合營屯操以振作其聲勢分布務極周詳供輸悉裁冗濫已經會題奉有 欽依外然不立定章程則不惟後來者無所考鏡卽今當事者亦無從稽查悉取各該要隘分布之成規叅之以近日試驗之方畧與夫四府水陸官兵供餉船隻器械修造數目備造一冊定爲江南軍務章程先之以總論條約俾衆

知所原委次之以兵餉船械使下有所考覈而兵餉之數則又總之以四府之大綱又析之以各營之細目其各縣徭編民壯及腹裏防守者亦併附焉庶一覽皆可周知各鎮可以坐照矣

一備倭之策莫先於邀擊海上自有倭寇以來各要隘俱設有兵船以防衝突以後寇勢稍靖始有上班下班之議每當汛期募集船兵聽總兵官量行調撥外洋巡邏其餘盡分布汛地及往來會哨然福蒼船釘稀板薄悉皆潛泊沙岸卒遇有警不能出洋沙槳船自一調遣之後俱各潛回私家海沙渺遠無所稽查悉爲虛套議將舊時福蒼船盡行刪革另造堅厚者四十隻該總兵官建議設立號票更番互換往來汛地雖宿弊稍釐然終年泊守亦鮮實用萬曆二年摘發一枝選委慣海官專在洋山錢許以下伺寇初至邀擊遂收全功添設游哨把總專務邀擊外洋自狼福

值汛畢盡行歇班唬船俱係定海慣海漁人
難以遣歸今議汛時專在外洋擊倭汛畢分
布江上二十隻內河二十隻仍令把總官帶
領哨官督察各港兵船巡緝鹽盜

一游哨兵船專務外洋遠邏然必須預擇勝地
先據島壘安泊毋船以固營寨然後分撥沙
唬等船四出游哨相其賊勢多寡爲我攻勦
之緩急蓋倭寇衝冒風濤而來昏瞶未定而
我出奇兵以扼之所謂以逸待勞可以百戰

百勝若容彼先得島壘停泊是反客而爲主
矣故游哨兵船不可與內港者例視其修船
當預糧餉當先遣發當早遲則東南風汛毋
船不便卽行必須先據島壘以便棲泊如全
班三月初一日上哨六月初一日收哨游哨
二月二十五日先發五月二十五日先收那
後攢前總以三月爲度其兵糧俱該預提解
過太倉州收貯以便支給有司如違期不解
者定行提究

一海防事理不過水陸二端每歲禦倭之策固當截之於海尤當備之於陸自金山迤北以西至圖山連亘八百餘里凡要隘處俱各設有陸兵往時聽其自爲操練全無節制雖有總副叅游亦各自爲體統不行合營團操把總以下亦皆循常襲故不免偷安虛冒兵政乖錯軍聲廢怠已非一日近議請更將增兵合營屯操仍照附近列爲四營柘林青村兵合金山叅將爲一大營川沙南匯寶鎮堡合吳淞陸兵把總爲一大營劉河游擊部下兵本道太倉親兵爲一大營孟河江陰合楊舍守備爲一大營時常會合操練副總兵官不時行營督察務令將士不敢偷安兵勢相爲聯絡遇當汛時分布防守互相策應兩年以來行伍改觀旌旗生色查得福山以至京圖所設官兵備鹽盜之日多備倭寇之日少考其責任止司守衛其口糧自應遵舊自寶鎮以至金山一望大海並無港灣可泊舟師相

對羊山一潮可及倭寇突來惟賴陸兵接戰
非得精勇之兵何以備禦其口糧一例三分
務要人人精勇可以出戰不許包收疲弱致
累行伍各該將官著實舉行稍有不稱定以
不職坐論

一吳淞總兵陸營原設民兵一千三百二員名
挑選軍舍餘丁五百名共一千八百二員名
合營操練今該本鎮查有膂力不堪軍兵一
百六十名革回守城實存軍民兵一千六百
四十二名其舊設唬船一十隻每船兵十八
名上年選委慣出海官汛時統領出哨羊許
大小七馬蹟陳錢等山哨擊今既立游哨仍
於春汛委官統領隨哨征勦汛畢仍歸陸營
操練以備緩急調遣

一金山衛大海襟其南松江在其北東爲青南
之上游西爲乍獨之界限查閱城池空虛防
守單薄建議題請改編軍伍填實衛城仍移
改蘇松叅將駐劄該鎮原有民兵五百六十

名選鋒軍餘五百六十名共成二營塘健牙
兵等役四十名俱聽叅將統領又選委慣戰
總練官一員哨官千百戶五員常川與柘林
青村兵合營屯操東至吳淞寶鎮西至乍浦
獨山北抵松江迤北一帶遇有警息往來截
殺添設唬船八隻以資探報其金山衛所弁
各城堡把總指揮等官軍兵舍餘悉聽調度
如有應援失期觀望誤事照依軍法從重究
治一應守城巡哨事宜俱照舊規酌量編派
但兵家之勢要在虛實罔測分合隨宜戰守
互用議得南滙當海勢之衝爲吳淞金山適
中要地倭寇往往在此登犯議每歲汛期總
叅二營各挑精兵一枝赴南滙駐劄分伏海
塘遇有倭寇登岸卽時奮勇勦滅萬一金吳
有警則回兵掩襲內外夾攻斯爲折衝制勝
要該本道措處官銀蓋造營房一百五十餘
間防守之計可謂全備矣

一柘林總自滌港起至橫林墩止皆其信地該

總原有民兵四百名戰馬二十四匹近復議
得該堡兵力單弱加募民兵一百六十名共
足五百六十名爲一營督同哨官管領訓練
仍聽蘇松叅將合營團操又看得其地險要
已行修理營房汛時叅將帶兵往來駐劄添
設唬船四隻以資探報其貼駕軍兵於青村
所選補附近戚木陶宅二巡司弓兵八十名
合聽該總調度合營操練有警則併力截殺
汛畢聽各照舊巡緝其本堡官軍併金山青
村每處俱照舊規撥兵晝夜往來巡哨有警
飛報總兵叅將青南等處互相應援不得各
分彼此致悞機宜

一青村南滙實爲沿海要區倭寇首犯之處舊
時各設把總一員統領重兵防禦後海警旣
寧當事者不熟察其形勢遽議裁革而以青
村屬之柘林總南滙屬之川沙總僅留民兵
百名軍兵二百名各委本所千戶統領其民
兵悉係勢豪家奴掛名冒餉千戶職卑莫能

制伏而軍兵又爲二總調取守堡反致要隘
空虛本道會同總兵衙門看得青南軍兵類
多驍勇先年首挫倭鋒近日又殲突寇屢經
試驗各將前項民兵百名盡行汰革省其工
食加選軍兵三百以足五百之數選委慣戰
將官一員訓練專備本地戰守俱屬叅將提
調川柘二總止照舊各統本部之兵非遇十
分警急不許掣守堡城以蹈顧彼失此之弊
其青村汛地自胡家港起至翁家港止南滙
汛地自翁家港起至五團止各自防守仍照
舊規每處撥軍五十名不分晝夜往來會哨
沿海墩臺該所掌印官每處選撥軍餘五名
帶馬一匹住守瞭望遇警飛報總兵叅將柘
林等處以便策應

一川沙把總自六團起至寶鎮堡止皆其汛地
境屬有南滙所南鎗三林二巡司沿海地方
百里俱係衝要舊設民兵四百名戰馬二十
四匹近會議該總兵力單弱加募民兵一百

六十名共足五百六十名爲一營督同哨官
二員管領訓練時常與總鎮營兵合營團操
該堡孤懸海邊而川沙窪水深岸近今議總
兵官分兵巡劄則往來必經南滙其策應川
沙尤便又添設哨探唬船四隻船兵卽於陸
兵內扣充仍查照金山例行貼駕軍餘於南
滙所選補本所千戶帶領軍餘一百名守堡
與寶鎮堡每處各撥兵一百名往來會哨有
警飛報總兵叅將南滙寶鎮堡并上海縣相
爲犄角互相聲援其巡司弓兵并南滙官軍
悉聽該總隨宜調度

一青柘南川達於寶鎮延袤二百五十餘里一
望平陸隨處可登其川沙窪水深丈餘翁家
港雖淺然潮漲卽可泊岸二港最係危急各
該汛地雖設兵往來巡哨第恐風雨晦冥之
時巡兵各歸汛地而二處港口萬一有警誤
事匪輕舊規南滙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帶
領專守川沙窪青村撥兵五十名委官一員

帶領專守翁家港俱聽委官約束委官聽該
總約束遇警馳報各路官兵合勦每年春汛
依期選撥汛畢歇班

一寶鎮堡南自徐家溝起北至老鶴嘴止一帶
俱爲險要且寶山突然爲海上標識倭舶乘
風而來勢必趨此雖去吳淞大營不遠然阻
隔黃浦聞警調兵卒難濟渡舊時春汛於總
兵標下分撥陸兵二百名加募民兵一百名
委指揮一員統領防守然城堡窄狹又失地

形兵力單弱甚爲可虞今議題請改築堡城
三里併環吳淞協守所官軍移守新城山上
加築墩臺以便瞭望以壯聲勢仍建造官廳
營房每汛時總兵官帶陸兵駐劄城內屹然
爲一方巨鎮不惟要隘有備且南滙青村一
帶接應更便汛畢各兵仍回總鎮合營團操
餘候部咨至日施行

一福山楊舍等處居狼福之上已入內地海警
旣寧惟以捕緝鹽盜爲務其防汛船兵俱已

撤去原設叅將已更置守備事體稍便福山
陸兵一百名止備把總官調遣守堡楊舍原
設陸兵五百名近議本堡非係要隘及查孟
河一帶鹽盜充斥止有民壯七十名不充緝
捕議該題請將本堡陸兵行令守備分撥二
百名協守近因孟河等處守禦旣嚴鹽盜轉
集魏村今議掣孟河陸兵一百名專委哨官
一員領駐閘上仍督同各巡司官兵地方保
甲長遇有盜賊竊發卽便緝捕俱聽守備官
調度不時往來合營操練

一新設游哨兵船議聯浙直合勦但查倭寇之
來必由陳錢等處入犯我直舟師欲邀擊外
洋必趨聖姑蒲舉等處而浙鎮兵船亦必由
此駐泊若或彼此不聯氣合心未免對舟爲
敵國矣又或倭寇突犯利在相時料敵不可
逗遛誤事若或兩軍相持恐彼此分功或至
失機爲害叵測今後我兵往彼會哨各宜同
心歃血盟誓務期合勢共濟不可爭功相競

如敢故違約束雖有功亦當後論其奪功生
事之人從實究明定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
一議處糧餉查得江南倭患起於嘉靖三十二
年承平既久民不知兵所至官兵不敵倭勢
倡獩百姓被害日甚 朝廷選將練兵前後
費用以數百萬計然後底定除初年兵餉不
查外嘉靖四十年以後歲計四十餘萬至四
十五年該撫院謝 看得倭患稍息乃議減
留二十萬隆慶初年該撫院海 盡欲議革

隨該戶部量留五萬尋增至八萬然海防重
大兵難撤減三四年間當事者計無所出乃
括查府衛存留等項東那西補每歲約費餉
銀十一萬有奇人情喜於襲故官司緩於遠
慮以行伍則彼此支吾僅存人數以船隻則
釘稀板薄無益出洋火器衣甲吏胥奸棍包
攬侵騙歲造月支並無查考兵防廢弛莫甚
此時正值言官論列本兵移咨申飭深以江
南兵力單弱爲憂隨行該鎮等官會同查議

又該巡歷所致備相咨度乃始條陳五事稍加振飭如議餉一節原額餉銀八萬兩取給蘇松常鎮及應安等府協濟一應在內併將蘇州派剩料價蘆蕩畝價各衛扣存軍儲湊補僅足支持又查往年倭寇初起蘇松四府隨地被擾隨處置將以故四府坐派各計兵費以爲多寡在蘇則每糧一石連撮取料價等銀計該銀一分九釐松則每平米一石派銀二分有零常則每米一石不過一分四釐

五毫此餘彼小此重彼輕揆之事體殊欠妥當今看得防海機宜無分內外經費糧餉無分彼此若據海而言則專在松江內地郡縣果可坐視乎查得鎮江一府地界長江每年操江衙門議給兵費原分派四府共該七千兩有零今盡允併鎮江專管江防外其海防銀兩合行蘇松常三府一體均派萬曆二年議派每糧一石銀一分五釐有零通計蘇州撥剩等銀及各衛扣存軍儲協濟等銀計該

餉銀一十三萬一千二百四十一兩有零萬曆三年五月倭奴忽犯海上全賴改造船隻增調游兵徑抵陳錢等處截殺已收全功汛畢隨該本道及鎮守官復將防守事宜條陳前來內開查處糧餉一節既經三府會議均派所有蘇州蕩價銀五千五百兩應還該府以備織造又該經畧江防該徽寧道呈議要將海防銀二萬三千六百兩取回以備江防已經三道會議量撥回五千兩其餘仍留協濟通計續議該兵餉銀一十三萬九千六百三十八兩有奇除協濟軍儲扣存併扣留民壯各項銀兩外蘇松常三府實該派銀九萬七千二百三十四兩每糧一石的派銀二分永爲定例所有細數俱載款目內嗟乎江南民力竭矣前後陳乞費竭心力不可殫述所據派數比之閩浙未能半之因備載始末以見一時苦心云

一各屬練兵餉銀每年類入會計坐派條編隨

糧徵收以供水陸官兵口糧修船置械犒賞
等費掌印管糧官務要嚴行隨期徵完陸續
給批赴本道掛號其銀查照分派徑自解各
府及太倉州查收貯庫聽候支用每月各府
州將收到銀數具揭報到本道每月通查具
揭報院定限次年二月終盡數完足如或各
掌印官不行依期完解卽牌委海防同知臨
縣比催近奉 明旨每年防汛畢日類有舉
劾違限不行完報掌印官聽候參究管糧官

先行提問

一預汛米查得沿海城堡不通商賈每年春汛
本道議行蘇州府派買汛米三千石內解吳
淞所一千石劉河堡一千石福山堡一千石
松江府派買汛米五千石內解吳淞金山柘
林川沙各一千石青南二處各五百石常州
府派買汛米一千五百石內解楊舍一千石
孟河五百石委官驗收完足專備防汛支用
汛畢無警照依時價給抵兵餉奈法久弊生

前項汛米不行依期解足延至汛畢希旨俸免萬一有警將何支應已嚴行各州縣責將原派汛米限在正月中旬解至各該城堡收貯備禦通取實收繳查如過期不完卽將悞事員役以軍法治罪庶人心知警邊儲充實矣

一每年終造報查盤文冊一件如支用過兵糧賞犒打造過船隻器械各項餉銀及給發過各項器械火藥數目各將領交納過還官損壞器械或應修理或應改造或不堪回用等項俱要備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一樣四本一本呈院一本存道一本各府州縣海防館備照如遇查盤一揭了然但照查造報解每海過期皆緣掌印海防官不肯用心聽憑吏書推調遲悞是何法紀自後嚴行海防館每月一造呈報到道輒行覆查相同候至年終依期造報方今法度修明本道均有飭法之責不得循常姑息有乖事理各海防館仍前

怠延本道惟知有法耳念之念之

一明賞格照得官兵獲功陞賞題有明例但摧鋒陷陣乃一時激勸之權是不可以常例拘也今後陸戰賊勢衆盛登岸劫掠有能摧鋒破陣者當行查明卽賞銀一百兩所斬功級仍照賞格另與敘陞水戰賊勢强大緊急有能衝鋒犁沉賊船一隻者原議賞銀一百兩今議加賞一百兩其隨衆對陣擒斬者俱照題准常格敘陞不願陞者照數賞銀每歲於春汛之初行令各府於兵餉銀內每將官處如數解發收貯就於賞犒出洋之日將銀陳列于前令衆目共覩諭云有能衝鋒擒斬卽給此銀人情見利勇氣自信此又鼓舞之一機也

一嚴職掌照得本道職專兵馬錢糧董理軍務止總大綱而各府原設海防同知以稽軍伍以察兵情以經糧餉以謹出納各有司存今於一切徵給兵餉皆不預聞殊失設官初意

今後海防官務遵近題事例蘇州者駐劄吳
淞松江者駐劄金山常州者駐劄江陰鎮江
者仍留本城專一稽查軍伍關防出納至於
各府州縣兵餉軍儲等項已經條列亦責催
徵仍不時親詣各州縣比較務要全完以足
軍餉如各州縣掌印管糧官不行依期徵解
海防官不行督察催徵者定行查照近例汎
畢舉劾之時一併參論庶責成旣專而事體
歸一矣

一明體統照得將領體統先該兵部題奉 欽
依鎮守總兵帶有都督職銜者各該府州縣
等官須執鎮屬之禮凡有關白俱用申呈如
係參游移文府官止行經歷司府官移文亦
經歷司轉達其州縣悉與申呈相見禮儀俱
各平處若係都司自有便文以通往來不須
另議已經通行除參游與府佐州縣正官禮
節無容別議外合將總兵禮節再行申明知
府官尊應准平處府佐州縣正官用官銜帖

由角門傍坐州縣佐貳首領官行庭參禮各
官自今伊始務宜恪遵凡有事於地方必須
協和行事如有故違該衙門徑自申呈據法
參治

玉介園存稿卷之十八

書存稿後

余弱齡好吟甫弱冠與兄姪輩瀆
書山中故多山中之作時方治經
生業惟對景適興不暇求工也及
壯游金陵與一時作者相賡咏始
稍屬意故稿中惟金陵諸作稍
可觀既濫仕籍宰邑治郡日與俗

吏相對則又悉置去矣間於游覽
吞贈輒復一作積數十年所存詩
文稿成數帙治兵吳中時王長公
元美為序之欲余付梓余恐貽笑
大方收之一篋置書室中甲午除
夕值回祿倉皇不及持出悉付燬
燼一僕少掌書記間以所草詩稿

蓄之家偶檢得之兒輩復纂寫成
帙僅存十之二三曩余守魏博時
與南樂魏氏諸昆投文字知令長
君中丞撫晉陽以所刻詩草并仲
子詩見寄且索余遺稿曰子雲大
玄可能付侯巴否余重違中丞雅
意命兒輩錄寄覽之僅可覆醬瓿

耳

萬曆丙申秋日陽湖八十老翁叔杲
書

錄王介園存稿書後

先叅知公為諸生時偕伯父西華公
讀書大羅山中討論之暇不廢咏歌
洞壑探竒墳簞迭奏稍稍累成卷及
成進士歷敷仕路者若干年而撰結
日積始令吳中入為武部郎出守魏
郡所至興學群俊彥而躬課其藝文

公餘則與客吟嘯忘其身之在官也
及治兵三吳時牘檄旁午公右左籌
畫綽有游刃時拉高勝之士品泉闢
茗命觴探韻江左傳為美譚無何以
議漕事迂當路意遂飄然投傳歸公
素志山水日惟徜徉華麓陽湖園墅
間與二三知契攬勝賦詩餘二十稔
懷况不減疇昔盖公夙抱經濟略恒
不勝其高蹈冲夷之趣而意旨所屬
率本之自得而歸之實用故於文辭
不事菁藻乃當代宗匠亦或許為一
家言萬曆歲不肖孤美懼其久而逸
也乃次為集詩以歲編文曰叙日記
曰傳曰尺牘曰志銘誄辭曰雜著類

凡如干卷徃乞弇山王先生為之序
因請公謀鋟之公笑曰是予敝帚無
足當作者盍已諸尋不戒盡付煨燼
越六年公春秋八十有四矣不肖美
復從掌記檢收遺稿得十之四五復
請於公公首領曰無已則付之梓人
以藏家塾可耳輯未成而公遘疾遽
捐賓客於乎痛忍言哉痛忍言哉孤
稚魯寡昧無足以光融先德書不云
乎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是則孤之
罪也用是大懼乃於苦次茹哀校輯
始就布棗敢飲淚敬書諸末簡
萬曆二十九年辛丑秋日不肖男光

美百拜謹書

三介原不...

姪光蘊

光薦

光普同錄



